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一



標點評註
言文對照

古文觀止 卷四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

洛陽人

始將連橫宏說稅秦惠王。

關東地長爲從楚燕趙魏韓齊六國居之關西地廣爲橫秦獨居之以六攻一爲從以一離六爲橫故從曰合橫曰連。

開頭著始將連橫四字便見合從非秦本心

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

巴蜀漢中三郡並屬益州

北有胡貉涇代

馬之用，

胡樓煩林胡之類出貉可爲裘代幽州郡出馬

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秦地距此二郡故曰限

東有穀函之固。

穀山名函函谷關名在灇池縣

田肥美民殷富，

殷盛也

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奮起以擊者

沃野千里，

沃肥潤也

蓄積

饒多地勢形便，

地勢與形便于攻守

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以上言其勢

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

車騎之用，兵法之教，

教習也

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

以上言其盛

願大王少留意，臣

請奏其效！」

大概說以用戰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

此句是喻起下三句

文章

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文章法合也使

民驅之出戰煩大臣煩勞大將於外也。秦王數語大有策略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是時秦方誅商鞅疾辯士

故弗用。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虛喝一句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黃帝伐涿鹿，行

禽蚩尤。蚩尤誅殺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殺之。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

崇侯虎紂卿士，導之爲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歷引證佐。由此觀之，惡鳥有不戰者乎？一作

小東點古者使車轂擊馳，相擊而馳，行使之多。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爲一，約從宗連橫，兵革不藏。

從橫皆需兵革，不藏猶言不蓄。八字句。文士竝飭，所用者盡文學之士。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升理。尙文則事煩，科條

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書策多則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聊賴也。尙文則弊起。明

言章理，明著之言，章顯之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服，儒者盛服。戰攻不息。尙文徒定，以致辭。繁稱文辭，天下不

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尙文必不能見功。已上排列二十五句，分四段看極詆用文士之失。於是乃

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綴甲厲兵，綴綴，綴縫也。效勝于戰場。再結戰字，陡健。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

廣地，徒空也。言無所爲。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反掉神農伐補遂一段。

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于

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戰之有利於國如此。今欲并天下，凌萬乘，凌，侵也。誅敵國，誅，服也。制海內，子元

元元善也民類皆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此句是連橫本領今之嗣主忽於至道至道暗指用兵皆昏于教

亂于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直口相誦氣凌萬乘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複一句欲以激

動秦王。全段總是要秦王用戰意只因平日不曾揣摩絕不知其詞之煩而意之複宜其終不見聽于秦王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著此一句以明在秦之久為下

盡做金盡之由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蘇秦初見李兌贈以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因得入秦資用乏絕去秦而歸。嬴膝履

蹠。脚。嬴纏也膝東脛邪幅自足至膝便于行也蹠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離黑狀有愧色。將至家著狀有愧色四字極力

寫歸至家妻不下紵。不下機縷也織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極寫其困備失意人情冷落正為下受印拜相陳道郊迎等字

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為夫嫂不以為叔父母不以為子。是皆秦之罪也。映去聲

作自責語憤甚乃夜發書陳篋篋藏也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陰符太公兵法伏而誦之

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摩量摩研也言以我之簡練者揣摩時勢而用之。六字是蘇秦苦功得力處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

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倦而自勵感憤痛切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可見前番尙難自信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也燕烏集闕地名

見說趙王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與前上書而說先不同抵掌而談。抵掌側擊手掌也。說趙王語只四字括盡其為練習可知

趙王大說悅。一見說而便悅。則揣摩有以中之矣。封為武安君，受相印。取卿相之尊矣。革車百乘，革車，兵車。錦繡千純，

豚。純，東也。白璧百雙，黃金萬鎰，白璧，玉環也。二，十四兩曰鎰。以隨其後。出其金玉，錦繡矣。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約，六國之關不通秦也。作一

國之從以離散秦之橫。戰國時橫易而從難。蘇秦能于其所難者激之使然也。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作一

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聲勢，寫得有。不費

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勝也。連橫用戰合從則不用戰

從揣摩中得來。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

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式，用也。以上不費斗糧五句而極寫之。當秦之隆，秦國強盛之時。頓宕

穀連騎，炫煌煌同輝也。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趙為從主諸侯尊之。此言其變弱為強之國。且

夫蘇秦，特窮巷掘同窟。門，桑戶棬圈，樞之士耳。掘門，鑿垣為門也。桑戶，以桑木為戶。樞門，牝也。揉木為之如棬。頓宕

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國抗。伉，當也。此言其化賤為貴

之。將說楚王。威王。忽入敘事作收煞。路過洛陽，尚未至家。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酒掃也。張樂設飲，郊迎

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不敢正視聽也。嫂蛇行匍伏，同匍。蛇，不直行。匍，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幕

勢利惡態而嫂尤不堪

蘇秦曰：「嫂！」

叫一聲冷妙

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

蘇秦字

位尊而多

金。」

位尊應前卿相多金應前金玉錦繡。蘇秦問意重在前倨而其嫂只答以後卑絕妙

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

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就蘇秦自鳴得意語收結全篇異樣出色

【評語】

前幅寫蘇秦之困頓，後幅寫蘇秦之通顯。正爲後幅欲寫其通顯，故前幅先寫其困頓。天道之倚伏如此，文章之抑揚亦如此。至其習俗人品，則不必多爲

之說。

【白話】

蘇秦初次將連橫的計畫去游說秦惠王道：「大王的國度，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富饒，北面有胡貉代馬的用處，南面有巫山黔中的限阻，東面有殽山函谷關的鞏固，田地都很肥美，人民都很殷富，作戰的車輻有一萬，勇敢的兵士有百萬，肥潤的田地有千里，貯藏的糧草很充足，地理形勢，攻守皆便，這真可算物產豐富，地勢鞏固，天下獨一的強國了。以大王的賢明，人民的衆多，車騎的用途，兵法的熟練，儘可以兼併諸侯，吞滅天下，稱帝治國呢。請大王稍稍注意，讓我來說明它的功效。」秦王道：「我聽得有句話說：『毛羽沒有生得豐滿的，不能夠高飛，法令沒有通行的，不能夠用刑罰。』道德沒有修明的，不能夠差使人民，政教沒有昌明的，不能夠煩勞大臣。」現在先生居然不達千里的來登庭指教，那是好極，可是一時還不能行，願待他日再談罷。」蘇秦道：「我固然疑惑大王不能用我啊。從前神農氏伐補遂，黃帝在涿鹿打仗而擒獲蚩尤，堯伐驩兜，虞舜伐三苗，夏禹伐共工，商湯伐夏桀，周文王伐崇侯虎，周武王伐商紂，齊桓公以戰爭而霸天下。從這樣看來，要想在天下稱霸，豈有不戰之理呢？古時的使者車輻相擊，

而馳，各國都以言語互相結約，天下都是一樣。無論約縱連橫，都要需用兵革，不能把它積蓄起來的。後來所用的盡爲文學之士，諸侯於是離亂疑惑，萬事因此發生，煩瑣得竟難治理了。章程與條例既已完備，人民的虛僞態度愈多，文書與策籍衆多雜亂，人民反而不足，於是君臣互相憂愁，人民也不能賴着活命。愈講明著的說話和章顯的道理，兵甲的事情更多，能言舌辯，儒者威服的人更多，戰事更反而不能停止，愈講書上的道理，天下更反而不能治理，所以講者的舌也疲了，聽者的耳也聾了，仍難見有成功。儘你行仁義的事，結信任的約，天下仍難相親。那麼就廢棄文治，任用武備，厚養勇敢之士，縫好甲冑，磨礪兵器，決勝於戰場。須知空無所爲而求利，安坐不動而多地，雖是古時的五帝三王五霸，以及賢明的君主，也嘗想過它，可是因時勢上的不可能，所以只得用戰爭來解決它。兩軍距離這些，便互相攻打，距離近些，便用仗戟來互相撞擊，這樣方能建立偉大的功業。因此兵士在國外得勝，君主在國內行義，國家的威望既立，下面的人民自可服從了。今要併吞天下，侵奪王位，屈服敵國，管理國內，親愛人民，統屬諸侯，那是非兵不可的。現在的後王，忽略了用兵的道理，大安都被政教昏亂，言語迷惑，沈於辯論，溺於辭令。如此論起來，王固然是不能行的啊！蘇秦游說秦王的文章，上了十次，他的說話終究不能實行，弄得黑貂的皮衣已破，百斤的黃金也盡了，旅費用完，只得離了秦國回去。腿上繞着纏腿布，腳上穿着草鞋，背上背着書，肩上挑着擔，形容枯槁，面目黧黑，有一副慚愧的神色。回到家裏，他的妻子並不下機來迎接他，嫂子也不給他燒飯，父母也不和他講話。蘇秦長嘆道：「唉！妻子不當我丈夫，嫂子不當我夫弟，父母不當我兒子，這都是我自己的不好啊！」於是，在夜間將書箱裏的數十部書檢出，得到姜太公的一部兵書陰符，便伏案誦讀，並揣摩時勢，簡擇熟練。到了讀書疲倦欲睡的時候，自己就拾了錐子刺着

大腿，腿上的血流到足邊，便道：「這樣去游說人主，還有不能叫他拿出金玉錦繡，得着公卿宰相的尊貴麼？」隔了一年，揣摩已成，便道：「這真可以去游說當代的君主了。」於是就過燕、烏集闕的地方，見了趙王，游說於華麗的屋下，拍手高談。趙王聽了大喜，便封蘇秦爲武安君，授受相印，贈他兵車百輛，錦繡千束，白玉環百雙，黃金二十四萬兩，以跟隨在他的後面，訂約合從，解散連橫，以壓制強盛的秦國。因此蘇秦在趙國做宰相，六國的關口都不與秦國相通。當這個時候，天下的廣大，人民的衆多，王侯的威嚴，謀臣的權能，都要取決於蘇秦的政策。沒有費過一斗糧餉，沒有煩過一個兵卒，沒有戰過一個將士，沒有斷過一條弓弦，沒有折過一枝快箭，而諸侯的親愛，超過於兄弟。這是賢人在位，天下的人民都歸服他；一人用事，天下的諸侯都聽從他，所以有句話道：「要圖霸業，只須在政治上用心，不必勇武；只須在朝廷裏用心，不必在於國境之外。」當秦國強盛時，以黃金萬鎰作他的用度，車輛來去，互相連接，炫耀於路上。山東各國於是推尊趙國，使他做了從主。並且蘇秦不過是一個窮巷窟門，桑戶棧樞的寒士罷了，乘車騎馬，游歷天下，到各國朝廷去游說諸侯，阻住左右之口，天下的人，竟無敢抵敵他的。蘇秦將要游說楚王的時候，路過洛陽，他的父母聞訊後，就洒掃宮室，清除道路，鋪張音樂，陳設酒肴，在城外三十里去迎接他，妻子不敢正視他的面，不敢正聽他的話，嫂子伏在地上，拜了四拜，長跪謝罪。蘇秦道：「嫂，你從前何以這樣傲慢，而現在却如此的卑諂呢？」嫂子道：「因爲你勢位尊貴，並且金錢富饒啊。」蘇秦道：「可嘆啊！貧窮了，父母就不當我兒子，富貴了，親戚就會見我畏懼。這樣說來，一個人人生在世界上，對於勢力名位和金錢，怎麼可以輕忽呢！」

司馬錯論伐蜀

國策

司馬錯

措。秦人。

與張儀

魏人。

爭論於秦惠王前。

此句是一篇總綱。下乃更敘起也。

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對曰：「親魏善楚。」

結好魏楚。謀共伐韓。

下兵三川，

三川，河洛伊韓地也。

塞

轅還

轅緄鉤氏之口，

轅緄，緄氏險道，屬河南。

當屯留之道。

屯留，潞州縣道。即太行羊腸坂。

魏絕南陽，

韓地。

楚臨南鄭，

河南鄭地。

秦攻新城宜陽，

新城，屬河南宜陽韓邑。

以臨二周之郊，

東西二周。

誅周主之罪，

周無韓為蔽，可以兵劫之。

侵楚魏

之地；

楚魏無韓益近，秦可以兵躡之。

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

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

挾天子

以令天下，

既得周鼎，乃借輔周為名，號令天下。

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取三川得利，挾天下得名，所以為王業。一段伐韓之利。

今夫蜀

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名

作兵。

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

一段伐蜀之不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狄，去王業遠矣。」

總言伐韓伐蜀，相去之遠，雙結。

司馬錯曰：「不然。」

只二字推倒張儀。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

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者資備，而王隨之矣。

先發正大之論，下乃入今事。三資

止重富強王字陪說，故其後竟不提起。

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

提清伐蜀主腦。

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

狄之長也，

句有抑揚。

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

忽設一喻為下，未必利作反照。

取其

地足以廣國也；項強得其財，足以富民；項富。此二句說實。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繕治也。故拔

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作海，諸侯不以爲貪；此二句說名。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

其利如此。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如一句應上策紂句。一段伐蜀之利。今攻韓劫天子，名雖攻韓實劫天子。劫天子，惡名

也；擒定大題目立論。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既未必利徒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句危！天下皆欲。

尊周而我攻之亦危甚矣。不但名利兩失已也。臣請謁其故也。謁白。周天下之宗室也。周室爲天下之所宗。韓、周之與國也。二句

是攻韓劫天子註脚。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兩自知應上一自知。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

趙，而求解乎楚、魏。秦既親魏，善楚難以離間。故必因乎齊趙也。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將魏楚與國勢必轉而爲秦敵。

矣。此臣所謂危，一段伐韓而不不利。不如伐蜀之完也。完猶言萬全。一句意足。惠王曰：「善！寡人聽子。」

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益強，富

厚輕諸侯。結完富強本旨。

【評語】周雖衰弱，名器猶存。張儀首倡破周之說，實是喪心。司馬錯建議伐蜀，句

句駁倒張儀。生當戰國而能顧惜大義，誠超人一等。秦王平日信任張儀，而此策獨從錯，可謂識時務之要。

【白話】

司馬錯與張儀在秦惠王面前爭論。司馬錯要伐蜀，張儀道：「不如去伐韓。」惠王道：「請你們講出它的理由來給我聽。」張儀答道：「親近了楚，魏，出兵到伊洛河的地方，堵塞了轅轅，緱氏的要口，擋住了屯留的道路，魏絕了南陽，楚出兵到南鄭，秦攻新城，宜陽，到東西，二周的城外，討伐周，主的罪惡，再去侵襲楚，魏的地方，周朝自知無法挽回，那麼九鼎及寶貴的物品，必定可以獻出來了。我們據了九鼎，按照了地圖及戶籍，挾持了天子的名號去號令天下，天下都不敢不聽我命令，這是王業啊！至於蜀，乃西方偏僻的國家，戎狄的領袖，疲乏了兵丁，煩勞了衆人，也不足以成就名望，就是得了他的土地，也無甚利益的。臣聞得爭名的要在朝中，爭利的要在市上。現在三川和周朝，是天下的市朝啊。不去爭此，反去對戎狄爭奪，那是離開王業了！」司馬錯道：「不是這樣的。臣聞得要富國者，必須推廣他的土地，要強兵者，必須富足他的人民，要王天下者，必須博施他的德行。這三件事情完備了，那麼王天下的事業，自然會隨着成就。現在大王的土地狹小，人民窮困，所以臣願將容易的事先辦。蜀國是西方偏僻的國家，爲戎狄的領袖，且有夏桀，商紂的昏亂，以秦國去攻他，那是如同遣豺狼去驅逐羣羊一般。得了他的土地，足以廣我國家，得了他的錢財，足以富我人民，只要修好了兵備，無庸去勞傷民衆，蜀國就早已降服了。故而滅了一國，天下的人不以爲暴虐，收盡了四海的珍藏，諸侯不以爲貪婪，是則我們做一件事，可以名利雙收，而且還有禁暴止亂的美名哩。現在去攻打韓國，威脅天子，威脅天子，是惡劣的名聲啊！並且也未必見得有什麼利益，豈願受這不義的名聲呢？而攻天下所不要攻的周室，委實很危險！待臣來說明他的緣故：周是天下所共仰的，韓是周的聯盟國，周自知失了九鼎，韓自知失了三川，那麼他們兩國必定并力合謀。一面聯絡了齊，趙，而求楚，魏的解圍，將鼎給楚，將地給魏，那是非王

所能禁止的。因此臣說他危險，不如伐蜀的穩妥啊。秦惠王道：「是我聽從你的計畫。」終於領了兵去伐蜀，經過十月，得他的地，就此平定蜀國。蜀國的君主改稱侯，派了陳莊做蜀相。蜀既歸附，秦更強盛，富足殷厚，對於諸侯輕視了。

范雎說秦王

國策

范雎魏人至秦王昭王庭迎范雎，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

易容者。就旁人形秦王屏丙左右，屏除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委唯唯也有間，諫也猶頃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省筆。三唯而終不言秦王跪，其上聲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

「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太公望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

者，交疏也已。一說稅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交疏言深為，反正兩對故文王果收

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立身為帝王。轉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

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轉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

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

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

而不對者是也。

三轉方說明

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

又撒然一轉爲下患憂恥之綱

知今日言之於前，而

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

加三句

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

爲臣憂，漆身而爲厲，

同癩

被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

三句又爲下三段之綱

五帝之聖焉而

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賢焉而死，烏獲

武士

之力焉而死，賁育之勇焉而死。

孟賁

夏育皆衛人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

必然必至于死也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

也。臣何患乎？

一段應死不足，以爲臣患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伍子胥自楚奔吳，藏身于橐載而出楚關

夜行而晝伏，至於

濊水，

卽溲水

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

同匍匐

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

一段應亡不足，以爲臣憂

箕子接輿，

楚人陸通字接輿

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

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

二字無補于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特以爲榮

臣又何恥乎？

一段應不足，以爲臣恥

臣之所恐者，

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

斃僵也

因以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

忽掉轉作危語

最足聳聽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忽點出太后姦臣二句，駭駭逼人之甚。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

之手，女保女傅終身聞惑，無與照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所云危如累卵，得臣則安也。

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又掉轉一筆，全篇俱動。

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

恩魂去聲先生，恩汗辱也而存先王之廟也。應宗廟滅覆句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

而不棄其孤也。應身以孤危句先生奈何而言若此？呼應緊甚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疏交

之臣，言人骨肉之間，本難啓齒，故一路聳動一路要挾，直逼出也。二句秦王已受我羈勒，便可深言矣。
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

再拜，秦王亦再拜。又開寫一筆見秦王已被范雎籠定。

【評語】范雎自魏至秦，欲去穰侯而奪之位。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與秦，去之豈是易事？是以始言交疏，言深再言盡忠，不避死亡，翻來覆去，只是不敢言。必欲

吾之說千穩萬穩，秦王之心千肯萬肯，而後一說便入。吾畏其人。

【白話】范雎到秦國，秦王出庭歡迎。范雎恭敬地行賓主的禮節，范雎辭謝推讓。

那天秦國的臣子見了范雎，沒有不變色改容的。秦王命左右的臣子退去，宮中空虛無人了。秦王跪下去說道：「先生怎麼的來教導我呢？」范雎連聲的答應道：「唔唔！」隔了一回，秦王又去請教他。范雎仍然連聲的答應道：「唔唔！」這

樣的三次，秦王長跪道：「先生竟不肯來教導我麼？」范雎謝罪道：「並不敢這樣啊。臣聞得從前呂尚遇着周文王時，他身爲漁人在渭陽的水邊釣魚罷了，像這個樣子，交情是很疏淡的；後來向文王一說，文王就立他爲太師，載了他一同歸國，因爲他所說的話很是深切啊。故文王果然在呂尚身上收了大功，終於三分天下，自己得了帝王的尊號。即使文王忽略了呂望，而不和他深談極論，這是周家沒有做天子的德行，而文王、武王，誰爲他造成這王業呢？現在臣是寄寓的臣子，對大王並無多大的交情，而所願陳述的，都是糾正君臣的事情，和在人家骨肉間的事情，很願陳述那一點忠心，可是不知道王的心思如何，所以王問了三次，我不敢回答，就是這個緣故啊。臣並非有所畏懼，而不敢說，明知今天說在前頭，到了明天殺在後面，然而臣終究不敢有所畏懼。倘大王能夠聽信行臣的話，那麼即使死了，也不足以爲臣的苦難，出亡了，也不足以爲臣的憂愁；漆了身體去做癩子，披了頭髮去做狂人，也不足以爲臣的恥辱。像五帝那樣的聖哲也要死，三王那樣的仁義也要死，五霸那樣的賢明也要死，烏獲那樣的氣力也要死，賁育那樣的勇敢也要死，死亡是人們必不能避免的事，處於必死的情狀下，倘可以稍能有補於秦國，這也是我的大願啊！臣還有什麼苦患呢？伍子胥逃出楚國時，藏身袋中而過昭關，夜裏行路，白天躲匿，到了漢水的地方，沒有食物吃，只得將膝當胸，伏在地上，求乞在吳國的市上終於興了吳國，闔閭做了霸王。倘使臣也能同伍子胥那樣貢獻些計畫，就是大王將臣拘禁於黑暗之處，永不再見，可是臣的說話已經實行，臣還有什麼憂愁呢？殷朝的箕子，楚國的接輿，漆了身體去做癩子，披了頭髮去做狂人，並無利益在殷楚。若使臣得有箕子接輿同樣的行爲，可以補助那賢明的君主，那是臣的極大的榮耀啊！臣還有什麼恥辱呢？臣的所怕者，獨怕臣死之後，天下的人見臣因盡忠而致身死，遂閉口不說，裏

足不前，無人肯趨向秦國了。大王在上怕太后的威嚴，在下惑奸臣的妖態，居住於深宮之中，離不開女保女傅的手裏，終身闇昧昏惑，無人對你說明奸詐的所在，如此做去，大的足以將祖宗的祠廟傾覆滅亡，小的也要將自身陷於孤立危險，這是臣所恐怕的。至於窮困與恥辱的事，及死亡的患難，臣是不敢畏懼的。臣死後而秦國興威，那是比較活着要好得多呢！秦王跪着道：「先生，這是什麼話！秦國地方僻遠，我又愚昧不肖，先生幸而到此，這是上天以我來襲瀆先生，而且來保存先王的宗廟啊！我能親受訓誨於先生之前，這是上天所以來寵愛先生，而且不肯拋棄我的孤身啊！先生爲何竟說到如此呢？」嗣後事無大小，上到太后，下到大臣，願先生統來教導我，不要疑心我啊！范雎一再的拜謝，秦王也一再的拜謝。

鄒忌諷齊王納諫

國策

鄒忌

齊人

修八尺有餘，而形貌

同貌

映迭

麗。

修長也。映，日側也。言有光豔。

朝服衣冠

朝晨也。服著也。

窺鏡，謂其妻

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

問法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答法

城北

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

插註一筆妙

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

問法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答法

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

問法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答法 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

自視，又弗如遠甚。
作兩番寫出 暮寢而思之，
思妻妾客所以美我之故。曰朝旦旦曰曰明日曰暮敘次井然 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
看破人情便可因小悟大 於是入

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

皆以美於徐公。」
現身說法下即說到齊王身上入情入理 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

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
情理固然發人深省 王

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

謗譏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下令之詞三疊應上 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如市。數月之

後，時時而間諫進。
進諫者有暇隙 暮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
文亦三變。齊王因自虛心敘處似形容太過 燕、趙、韓、魏

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不待兵也結斷斬截

【評語】 鄒忌將己之美，徐公之美，細細詳勘，正欲於此參出微理。千古臣諂君蔽，

興亡關頭，從閨房小語出之，快哉！

【白話】 鄒忌的身體有八尺多長，容貌很是豔麗；有一天早上，他著好了衣冠，對